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皂藻集　御製文　目録　卷一　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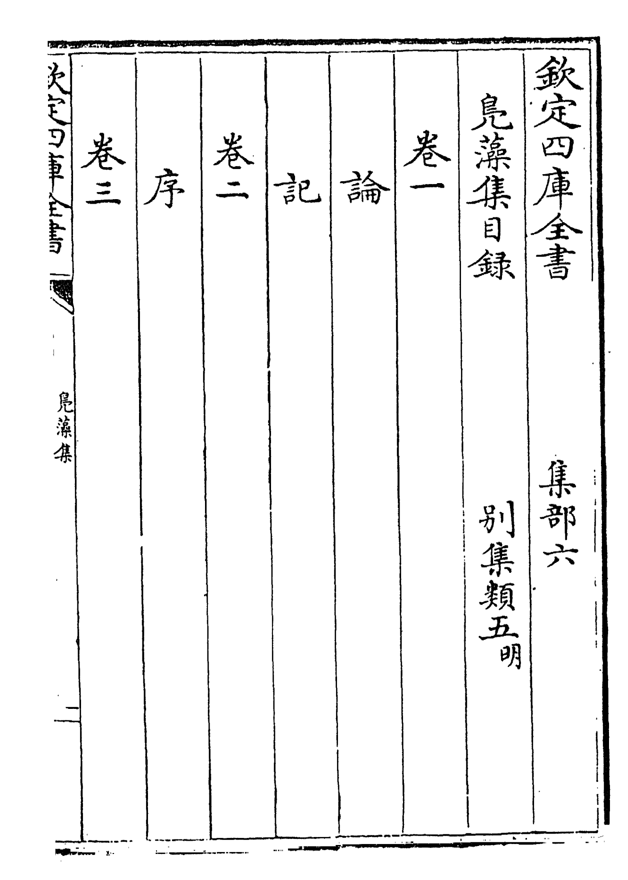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周贄

御製讀高啟威愛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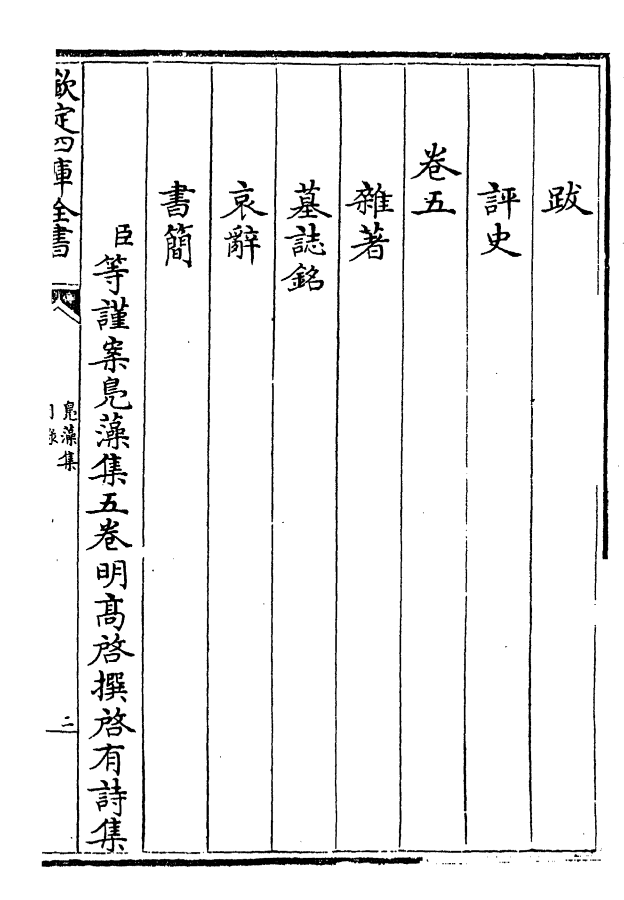
高啟著臯藻集首章即威愛論讀之卒篇歎其知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兵者非常用之事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亂承命者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啟所云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其言皆是也至謂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則天下可得而理則失之甚矣夫治國平天下非若用兵偶行之事也御衆以寬寬則得衆猶恐吾仁之不能

廣被焉孰謂徒作其威使下無所容而可以治國平天下哉且自古亡國者多矣失之威者其亡速失之寛者其亡緩致亡雖同然緩速之間斯有別矣吾非謂當失之寛蓋闡啟謂宜威克之言示有君人之責者當體天心仁民愛物雖辟以止辟仍存哀矜惻怛得情勿喜之意非不用威而不可徒恃其威威者猛之類愛者寛之施寛以濟猛威愛並行或者其庶幾耳余故謂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論者不可不察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皃藻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臣等謹案鳧藻集五卷明高啓撰啓有詩集

別著録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澁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啓在明初其詩才藻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為膚廓冗沓號臺閣體者所及是集不知

誰所編以其詩集例之殆亦啓所自定末有魏夫人宋氏墓志銘魏夫人者蘇州知府魏觀母也按明史本傳啓坐為觀作上樑文見法則為其末年之作葢平生古文盡於此集矣初無刻本周忱為蘇州巡撫時始得抄本於郡人周立立之姑即啓婦也正統九年監察御史錢塘鄭士昂又得本於忱因命教授張素校刊之而忱為之序此本為雍正戊申

桐鄉金檀所刻即因鄭本而正其譌多所校正檀即注啓詩集者故併刻是集成一家完書云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鳧藻集卷一

明 高啓 撰

論

威愛論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或以愛誠有以結於人者則趨事赴功有不期然而然何以威為哉予曰不然此御軍之要也蓋愛勝則姑息威勝則嚴明肖

侯知其然故於誓師之際深警之若此欲其恐懼而用命也嗚呼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沉亂其必濟可知矣然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而况後世之衆人欲從事於强敵者哉夫三代之兵也出於民居則習其政教而知義出則聞其節制而知法皆有尊君死上之心赴公戰如報私仇者抑且有所謂孥戮之刑弗爲之戒焉近世之聚而爲兵者非田野之惰夫則鄉里之惡少亡命行剽椎埋鼓鑄之流也政教不習而節制不閑茍

無威以臨之則其桀傲狠戾悻悻自肆者可勝道哉今之人家有驕子非其子之性驕也愛之而致其驕也教之而不從役之而不動於是有悖逆干犯之患矣若小過則訓之大過則杖之于其有驕乎將之御三軍者固無異於是然將之於三軍又非若父子之有天性之親而不可一日離者則愛之其可過於威乎況戰者所以驅之於死也好生惡死人之至情非得尊君死上之人則視白刃之交於前流矢之集於左其不震慴辟易顛

倒而奔走者幾希矣故兵法曰畏敵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敵何以使其能畏我也殺之而已矣盖非嗜殺而自戕也恐其畏敵而先奔敵或乘而覆之是舉軍而棄之於敵其自戕不已多乎故愛其子者賊其子殺其軍者全其軍設使兩軍勇怯相若一樂其將之寛一畏其將之嚴卒然遇於原野之間援桴鼓之則嚴者莫不奮戈而爭前而寛者或有一二遁矣何則彼恃愛之而不殺也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且立威者非欲

其若楊素之求人之過而殺之也亦曰令之嚴而罰之果不為煦煦姑息之計耳古之豪傑所以能使士卒畏之若鬼神之不可犯納之於死而不避投之於險而無所辭百戰百勝功立於當時而名存于後世者用此道也或又曰然則威可以無愛矣乎曰何可以無愛也專愛則褻褻則怠專威則急急則怨怨與怠其敗一也故愛而恐其至于怠也則攝之以威而作其氣威而恐其至于怨也則濟之以愛而收其心愛非威恩不加威非

愛勢不固威愛之道所以無施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雖然豈特為將之事哉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矣

四臣論

古之所以能國者有四臣焉何謂四臣曰社稷之臣腹心之臣諫諍之臣執法之臣也何謂社稷之臣忠蓋乎於上下威望加於内外敵國聞之而不敢謀姦宄畏之而不敢發正色立朝指之不來而麾之不去若漢汲黯

吳張昭唐郭子儀是也何謂腹心之臣識足以達天下之機畧足以濟天下之業從容帷幄謀成而羣臣不知計定而將軍不開若漢良平魏荀彧秦王猛是也何謂諫諍之臣匡君之非而納君於善不阿順以取容不迎合以求悦正言不迴觸犯忌諱雷霆發於上而不驚鼎鑊具於前而不顧若唐魏徵褚遂良張九齡是也何謂執法之臣直道而行不憚權貴逢姦必舉遇惡必擊使豺狼狐狸屏息而不敢動若漢王章盖寛饒唐宋璟是

也盖社稷之臣以忠腹心之臣以智諫諍之臣以直執法之臣以剛此四臣者國之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夫以匹夫之取友尚有能死義者能忠謀者能責善者能禦侮者而況於國君乎而況於天子乎故國無社稷之臣則無與抗大難無腹心之臣則無與圖大功無諫諍之臣則無與格大過無執法之臣則無與除大奸無與抗大難必危無與圖大功必敗無與格大過必昏無與除大奸必弱故古之興者未嘗無四臣而亡者未嘗有四

臣也嗚呼四臣者豈真不易得耶君無優養作起之術爾故所以待社稷之臣者當尊以禮高爵而重祿之使危言不能中細故不能疎則彼必以社稷之憂為己憂社稷之辱為己辱毅然以身徇節而不變而大難可抗矣待腹心之臣者當推以誠畧去苛禮示之坦然食則同器坐則促席所言無不用所欲無不與則彼必竭思慮之精效勝負之計而大功可圖矣待諫諍之臣者則當納以寬凡有所論奏停輿以受之賜帛以旌之雖激

切不怒雖指斥不罪則彼必務盡直心政事之闕日聞聰明之道益廣而大過可格矣待執法之臣當假以威不以私愛撓其權不以譴辱挫其氣使强者不敢傷讒者不敢毁則彼必竦湧風生剌舉無避以尊朝廷之勢而大奸可除矣若或棄忠而擅智惡直而害剛平居而上唱下和相聚自賢勢孤而不知機去而不察政失而不聞威削而不悟及一旦臨變茫然而無所救豈不可哀也哉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予恐後世之君無

四臣而致其敗也

記

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詣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旁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

遠公菴然後由其麓攀杙以上山多恠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脈縈絡下墜於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峰廻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黒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八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懍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

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咷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雖所遇不同然莫不皆有得也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恠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廼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飂飂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

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谽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余亦笑其恇怯頽敗不能得玆山之絶勝也于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慼衰之不常

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生白室記

莊周氏之言曰瞻彼闋者虚室生白謂人能遺耳目去心意而任夫性則道集至虚之宅而純白生焉四明陳君德明悅其說乃以生白名所寓之室介友人求予記之予嘗讀周之書觀是說者雖仲尼所以告顔子蓋寓言耳其義雖美然未能盡合乎聖人也陳君豈將學者

邪周之道蓋欲放心自得之場以與物冥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君今筮仕昌朝出贊宥府簡牘填委實待剸裁而目欲無所視耳欲無所聽而心欲無所思能乎不能也君既不能為之則吾亦不能言之矣請言其可能者以記君室可乎夫心之體本虛有不虛者物之窒也物非能窒之也誘于物而為之累也故聖人教人目不能使無視能勿視於邪耳不能使無聽能勿聽于淫心不能使無思能勿思於妄而已爾茍三者之用皆出於理

而不私則雖日與物接其外𣪺交而中之虚自若也吾虚既存然後光明洞徹昭然而不昧者發焉燭至幽而不遺察至隱而能著此則明而誠誠則明之道也又豈務於虚寂而無為於世者之事哉君好學善辨嘗燕休是室之中尚能虚心而觀以審其取舍之幾也夫

蜀山書舍記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

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内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

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已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絶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弟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倀倀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

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葢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清言室記

韋應物詩有曰清言怡道心予友張君讀之有所契因掇句首二字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室在寢門之內戶庭窔深帷案潔素葢將於此縱玄虛之談息世俗之論者也予惟昔魏之衰士大夫有擅聲勢之强溺酣淫之樂而唱為清談假以自高者其流至于西晉卒亡

人國論者至今咎之張君豈蹈其轍哉夫君子之觀人其道雖殊必先於其言非以其發於心志之微而善惡有不可掩者邪故靜者其言簡躁者其言繁汙者其言卑達者其言遠理必然也張君嘗學道且究於醫得養生之理吐渣滓而納清虛厭華腴而嗜淡泊事物之末能為其累者寡矣邪穢之念不萌於心故煩濁之語不出於口内外一致非若昔人之矯為也豈不足尚乎然言不可以自述也必有問答者焉張君室中所與揮麈

而相對者其誰哉予聞此邦多異人道路塵埃中如魏伯陽許長史之倫安知不往來其間邪張君倘識之延于是室兮據木榻爲中夜之談予得執燭隅坐以聽之豈不幸哉雖然猶未忘於言也有道者之教人默焉而意已傳予雖凡陋能使預聞不言之妙乎

煮石山房記

昔者先王教民稼穡而使之粒食又命火官别五木順四時改火以利烹飪之用而後民有以養其生而無夭

札之患五穀之美萬世寳之雖有芻豢之豐不敢使勝其氣所以為民之天而不能一日無焉後世神仙之説興方士始導人以絶粒之術采草木錬金石而餌之謂可以去渣滓而來清虚却衰老而致輕舉余嘗惟而疑之然獨念滋味人之大欲也自宴享飲食之禮廢而人之奉養無節割鮮炙肥極海陸之珍以相侈尚罄萬錢於一餐備百牢於一獻外則困衆人之力内則傷五臓之和卒至於廢其家國而喪其身與夫不甘粗糲遂㥯

其操輕冐危辱以營口腹之嗜者皆往往而是也而方士居窮岩絶谷之中禁斥甘腴啖粗礦之物卒歳而不厭亦難能之士哉金華葉山人賣藥吳城南題其室曰煮石山房嘗邀予過之指山而告曰是吾囷也苟不壞則無憂飢矣子能以文記吾居當授子是術焉予方有役于世未能從山人以學則雖有言未足以知山人服食之妙也故獨以所感於世者書之使或有因予言而少警者去淫靡而樂淡泊亦豈非山人之志哉

靜者居記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甞屬予記之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戸虚寂落然無囂聲客顧而歎曰美哉居乎使張君不勤動于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予謂客曰子何言之戾耶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干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禄之念不忘於心窮約之憂每拂乎慮雖𡋯然而行塊然而坐顛

倒攫攘無異奔騖於埃壒者予謂其果靜乎又有人焉遊於邑都宅於市里鄰有歌呼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倦乎應答身勞於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出處之誼雖逐逐焉羣於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若雲煙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予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於人不係於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于人人之靜亦無待於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

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於安重而不遷淵靚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君之志盖在于是而假以名其室予豈未之思乎客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所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愚所及則願學之焉予之言備矣豈不足記吾居哉請書之顧予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君而從事焉

夢松軒記

昔馬璘嘗讀史見其祖援之功烈因自感奮不忍使墜於地卒為名將繼美於前人矣近代卿相之後有不數傳其譜牒尚明家乘猶在而子孫已失其業甚者目接其光輝身承其教訓纘定未久而棄衣冠之華趨沽販之賤不自知恥以玷厥祖者往往而是也璘乃能遐追遠慕繩其武於數十世之上可謂有志之士哉予友丁君志剛讀史書見其先有夢松生腹而為公者因題所

居軒曰夢松以識追慕之意間屬予記之予謂君今距公幾世矣非有光輝教訓身承而目接也亦非譜牒之可尋家傳之可續也乃欲遠繩其武亦可謂有志之士而無愧于璘者矣然君知公之夢松而亦知公之所以夢松者乎蓋公負挺特之才抱堅貞之操其德有象乎松而將為巖廊之用也故神魂感會欝然之姿見於寢寐之間是非因有斯夢之祥而能致為公之貴蓋有為公之器而能名斯夢之祥也若輕詭譏邪之徒而欲據

台鼎之重者則其合睫之際松未生于腹上而蠅已集於鼻端矣君今好學而修盤礴田野苟能處是軒之中朝夕自厲以思紹公之徳則吉夢之來有時而在九重之上亦有徵夢而相求者矣傳曰公矦之子孫必復其始

安晚堂記

予在京師同里朱君炳文以郡薦就試春官既雋而將歸過予請曰天賚吾家使二親康强具存甞築室奉之

寛閒靜深可以燕娱欲吾親之優游於是以樂其老也自題曰安晩願予為我記之予惟孝子之安其親宜無時而不然何獨於其老哉葢人朝而出晝而馳夕則宜息焉少而進壯而行老則宜休焉故凡屆於桑榆之時筋力已憊而猶勤動勞騖不使寧佚以享其餘年者非理之所宜也傳曰老者安之然則孝子之於親雖無時不欲其安至于老也豈不尤所當盡心哉若夫安之亦有道矣奉觴調膳甘滑滫瀡以薦之親之口安矣而物

有以拂其志則非所謂能安也縣衾簟枕席疴抑搔以
事之親之體安矣而行有以累其心則非所謂能安也
必也居而修諸身出而事於君皆盡其道無一足以貽
親之憂則善矣不務於是而惟以口體之養為安豈未
知其本哉予向居吳時嘗獲拜炳文之嚴君年六十餘
而氣貌充充然固知其安之有素矣況逢今天子既定
四海推大孝之心欲使天下之老者皆安炳文又以才
進將得禄而為養其親有不安者乎吾又聞安則靜靜

則難衰難衰則壽可必矣今炳文能安其親將見蒼顏白髮婆娑於是堂之上者其樂未易艾也請記諸壁以俟

水雲居記

京師四方之所走集居人櫛比而廬不隙尺地求遐曠之適無有也吳陵劉雨僑於東城之隅扁其室曰水雲居嘗請予為之記予閒過其居而異之曰子之居前闤闠而後營衛固紛囂塵坌之區也惡覩夫水與雲哉雨

曰吾少家江海之上嘗觀夫洪波東馳浮雲飛揚吾則挐舟以娭泝洄瀾逐流景與之俯仰而上下心甚樂焉今雖幸處轂下顧以無材不能備世用欲歸還鄉復從二物者遊而未得也故名吾室以志之先生何疑焉予聞而愈異之因告之曰夫雲之與水非隱者之所宜從也予見其滔滔於江湖悠悠於寥廓若無事然謂與已適相類也欲狎而與之遊然不知舒布覆被而雨四海者雲也奔走放注而溉千里者水也彼皆有澤物之勞

馬子乃以無事求之吾恐水遠逝而雲高飛皆將去子而不顧尚得而與之遊乎子今遭逢明時出門即朝廷之上其勢易達也當奮揚其光英涵泳其德性進用於世使所施有及于人則二物者皆即在子之身無所往而不與之俱又何求於渺漫杳靄之鄉乎雨瞿然謝曰先生命我矣遂書留其壁間以為記

槎軒記

槎浮木也予嘗客淞江之上濵江之木當秋為大風所

摧折者隨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遊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東西旅寓所至輙扁於室今年春自城南徙夏侯里第復以揭于南軒客有過而疑者乃謂之曰子不覩夫槎乎衆槎之流同寄于水也而洄薄蕩汨或淪於泥沙或棲於洲渚或為漁樵之所薪或為蟲螘之所蠹或乘洪濤東入于海茫洋浩汗莫得知其所極而亦有一槎焉或沉或浮或泛或止方此倏彼而不可期者水實使之也

然槎雖寄於水而無求於水水雖能使槎而無意於槎其漂然而行泊然而滯隨所遭水之勢爾水蓋未嘗有愛惡於槎槎亦不知有德怨於水也人之生而繫命於天者亦何異是哉夫林林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貴為王公有賤為輿隸有富有千駟有貧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終亨前輿後仆變遷無常而轇轕不齊者非天孰使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絪緼厚薄隨其所得與人漠然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

天者乃疲智力以營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已也非惑歟此予所以有感於槎而取以名軒也且予又不觀夫水與天乎其奔渟也隨地形而成其旋運也乘氣機而動二者猶不能自任而況槎與人乎若予天地間一槎也其行其止往者既知之矣來者吾何所計哉亦安乎天而已矣顧吾槎方止幸不為薪且蠹則是軒者其淪棲之地乎既對客遂書于壁以自厲洪武六年秋九月青邱退史記

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為有山其峰聯嶺屬紛紛靡靡或起或伏而靈巖居其間拔竒挺秀若不肯與衆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閣以瞰具區之波

曰涵空虚明動盪用號竒觀盖専此邦之美者山而専此山之美者閣也啓吴人遊此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閟勝莫可覶刷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人復來遊升於髙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於輿則石之竒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褰舒杉檜為之拂舞幽顯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為始識於今而素眛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况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

瞻有得因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為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為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啓為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參豫章陳增吳郡金起金華

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素軒記

魯丹桓宮楹而春秋譏之夫以諸侯過飾其宗廟聖人猶見非於禮制之不可踰如是也後世習俗奢僭波頹風靡能循乎禮者寡矣浮屠之法又為世所崇故往往大為其宮飾以金銀塗以彤碧輪奐絢爛以事其所謂莊嚴者論者未嘗非之處者亦不自疑蓋可歎也浩上人居吳之靈鷲院淡泊清苦持其律甚謹嘗被名赴京

而還治室於舍之西偏簡朴粗完無彩繪之飾榱桷壁牖悉塗以堊問之則曰吾非不能爲彼也誠以安居而食於人得此亦足矣尚敢有加哉因自題曰素軒而求予記之上人可謂善居室者矣有自足之心無踰禮之弊是皆可書則爲之記也實宜乃進而告之曰夫雕鏤琢刻不如璞玉之渾堅烹飪調和不如大羮之和美文章詞令之工威儀容觀之盛不如忠信之足貴則知彼輪奐絢爛者固不如茲軒之朴素也然吾聞説者曰素者質

也白也質則實而不華白則純而不雜既實且純道之體具矣則素其軒孰若素其行素其行又孰若素其心哉上人於是而致力焉則可以盡名軒之義矣予以上人好從儒先君子游故以是告之且并以所感者書之尚無以予言為其徒病也夫

歸養堂記

稽岳王常宗父文行高峻嘗以布衣名修元史議論制作稱執筆之任焉書成上進同館之士咸得賜金幣遣

還有欲薦入禁林者常宗辭曰吾非不欲仕也顧母老不樂去其鄉旁又無他子侍養吾可留此而使吾母久西望乎吾亟歸爾乃歸得第一區於祈川之郭有花竹池沼之勝中一堂寛閒靚密燠凉具宜常宗則奉太夫人以居旦輒冠帶率婦子升視饌已取聖賢之書詠歌於其側家雖貧而安焉母詒子唯怡愉如也嘗名其堂曰歸養使來屬予記之有疑者曰異哉常宗之名斯堂乎吾聞為養而出仕者矣未聞舍仕而歸養者也及親

之康强當奮取高爵他日奉身而還駟車洋洋光耀閭里奉牲酒上堂以為娛則所謂養者豈若今而已常宗何遽歸哉予曰不然也古之為養而仕者以抱關于其鄉不必去其親也不舍仕而養者以受命有方王事之靡盬也且官守之責未及菽水之奉猶具豈輕遠其親哉故雖莫不欲登踐華顯以為親之榮然亦莫不憂曠闕定省以貽親之思也若夫身貴能退而及養者事之不可必者也親老而當衰者心之所宜懼者也於宜懼

之年而去以待不可必之養是得為智者乎由是觀之則常宗之歸養亦無所不可矣然則何以名曰志其樂也盖養雖常宗之志歸則朝廷之賜蒙上賜而為親驩樂孰甚焉名堂以示不忘忠孝之義在矣而予何疑乎言已常宗又以書來督記遂論次復命焉旦夕東遊登堂拜太夫人於賔友之末尚當賦之以為壽也

春水軒記

予寓野之居有軒焉其左右皆名田今年春霪雨淹月

江水泛溢潦被於田潾若巨陂予嘗開軒而望之見其微風吹瀾瀰漫一白蒲菰之所敷榮魚鴨之所飛泳渺然有江湖之想焉意頗樂之乃題其扁曰春水間延客飲其中客顧而歎曰嘻子宅此幾年矣嘗見有是水乎湯湯之流則昔秩秩之畦脩脩之菰則昔芃芃之麥也今吾農方運機木以引深抱積薪以塞決子固目之矣然彼皆驚而馳子獨恬而嬉彼皆戚而號子獨喜而哦何子之情遠人哉夫田不登則歲飢歲飢則民窮民窮則

里弗靖里弗靖子能専有是樂乎今奈何以目之適而忽身之厲哉予瞿然曰有是乎客退欲撤其扁既而思曰是足為吾規矣且使凡欲樂於已而忘人之憂者入吾軒皆有以覽而自警焉豈不可哉遂書客之言於壁以為記

白田耕舍記

白田在吳淞之濱距郭三十餘里吳淞由具區之水東流而為川去海不遠潮汐之所通焉其旁名田數十萬

頃悉賴以灌惟白田最下嘗為水所冒嵗不得藝人因以是名之父老患焉相率築堤以防其外畚土以培其中為勤累年而免於水今乃遂成腴沃與他田比耕者資其所出咸自致殷足焉丁志恭氏居田之左嘗闢一室前臨平疇後列嘉樹日課僮奴以耕休則偃息於其中因名曰白田耕舍予居江上與其室甚邇志恭因造予固請為之記予惟志恭欲知耕之説則將求老農而學焉又奚俟於予哉吾知所以記之矣盖嘗觀乎是田

始為蒲葦之陂今則禾黍之所生焉始為鳧雁魚鼈之所遊集今則耕者之來雜出於其上焉豈地有變哉人力致然也嗟夫人之於田能積用其力雖汚澤可使為美壤至於其身而不思所以變之豈愛其身不若於田乎故凡人欲之汨于其心者能由禮以防之充義以培之使禮義之根常發則愚者可為智不肖者可為賢矣志恭好學而修固當有務於此豈徒服力畎畝為野人之事而已耶朝往于田夕歸于斯室取聖賢之書而讀

之求所以自治之道至于有成則其所獲不止於有秋矣尚毋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也

晁藻集卷一

鳧藻集卷二

明 高啓 撰

序

史要類鈔序

余嘗讀史病其煩而難記散而難觀也因仍通鑑之舊采掇而分次之所以舉要以省其煩立類以合其散使之粲然可考而無難也總為二卷名之曰史要類鈔嗚

呼世教衰而博學審問之功廢學者日趨於苟簡而不自止故經有節文史有畧本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為一切速成之計遂使義理之微不備事變之實不詳無以淹會貫通明其同異而辨其得失矣此蓋為學之獘至是而極矣余為是編豈所謂恥過而作非哉亦余之不得已也夫三代而下作者日滋其於言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其間皆莫非至理之所在也苟欲窮之則茫洋浩汗非殫歲月疲精思有不能究其萬一亦

可謂難矣而况余以魯鈍之資處喪亂之世奔走之役勞其形憂患之事拂其性而欲從事于此豈不又難矣哉然嘗懼其荒落而卒於無聞也故區區於聖賢之書猶不敢廢間因讀史而作是編以自便覽閱雖未免苟簡之失然其興壞理亂有切于當世者亦具在是則庶乎可免為無聞之人矣故曰亦余之不得已也天若欲成其志使得有飦粥之養以自返于大山長谷之中一肆其力於所未知則亦將無事於是編也

元史歷志序

夫明時治歷自黄帝堯舜與三代之聖王莫不重之其文備見于傳記矣雖去古既逺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于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歷始立積年月日法以為推步之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葢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承用金大明歷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

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歷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代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歷表上之然不果

須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歷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賛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歷衡等以為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于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朋翼劉巨淵王素丘鉉高敬等參考累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景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十七年冬至歷成詔賜名曰授時歷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為歷

議發明新歷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歷經及謙歷議故存皆可考據是用具著於篇惟萬年歷不復傳而庚午元歷雖未嘗頒用其為書猶在因附著於後使來者有考焉作歷志

元史列女傳序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

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内外授受之别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録而弗敢略也元人受命百

有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有矣然其繁殆不能盡書今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送唐處敬序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

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隐約之既久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竊嘗以為一郡一邑有抱材藝之士而出于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若諸君其諸州之秀歟以諸州之秀萃於一鄉吾里何幸哉且人之求友者或命駕裹粮遊於四方而未必可

得今余不出閭閈而獲友之多如是則非吾里之幸而余之幸也然自前年士敏往雲間去年幼文往吳興今年處敬又將往嘉禾而仕焉衆客觴别於余舍酒半余戚然曰諸君之居吾里誠幸矣今去者過半而留者猶未可羈也然則誰終與處此乎客有起者曰子毋戚子單居寡侶時不知有諸君之合也及朋聚羣遊時又豈知有諸君之離哉合而離離而合其理無常則他日之復合於此者固未可知也言既客又有起者曰君子所

貴乎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于千載神交於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爾豈必生同時居同里連棟宇之密而接杖屨之勤乎諸君能不以遠而忘其好不以踈而易其志不以窮達而渝其久要之心則雖限胡與越而亦不異於北郭之近矣衆客皆喜既醉而別余善其言遂録為送處敬序

送倪雅序

余少未嘗事齷齪負氣好辯必欲屈座人一日遇倪君

於客館其年又少而氣則過余與之論兵家書窮晝漏余不能屈也故余且異君而君亦不鄙余遂相與定交焉自是每見必挾史以評人物成敗之是非按圖以考山川形勢之險易或命酒對酌歌呼淋漓意氣慨然自謂功名可致不難也中罹變虞余旅食江上别君者累年屏伏摧沮曩時之意盡矣及歸而訪君城南則亦載筆僕僕新辟為宥府掾曹署問問之則曰親老矣方急於禄養餘非吾事也間出其從征時所為渡長江踰長

淮登龜山過盱眙壽春諸詩讀之皆悲壯沉鬱感風物於一時懐英雄於千古者然後知君雖折而氣不衰其過余者固在也今年春檄調淞江幕旦過辭且求所謂贈言者余聞良材之木不就刻斵則無以為美觀逸足之駒不服調御則無以能致遠瓌瑋魁閎之士不遭困約卑屈則無以益智慮而成志業使吾二人者當時以邁往之氣未試之學驟進而用之則今寧不有悔乎故凡不達於少者非不幸也雖然君今出而與有民焉苟

盡心於為政則由此而上猶階而升堂也功名果何難致哉若余日習荒陋不能自白於世聞海隅多棄地可耕以卒歲則願受一廛焉

送錢塘施輝修太廟樂器序

至正二十三年四方粗平大藩遠夷悉効職貢天子以惟列聖降祐用克康濟斯難將有事於太室以告成功以答靈貺而樂器故敝懼無以格神名和乃命春官某馳傳江南爰求善工以修製之於是錢塘施輝以斲琴

應詔昔我世皇受命既定海宇肇造一代之樂時輝之祖實以是藝進得官而歸今輝能世其業際中興之運復得用於宗廟之間是可嘉矣雖作樂之意所謂崇德象烈者非其所喻然制作中程發響應律備搏拊之用合詠歌之聲使雲車風馬洋洋而來下者亦豈可少哉故其行也士大夫咸餞以詩而俾啓為之序啓竊有所感焉蓋聞諸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

天下之政猶琴瑟爾今國家承大亂之後紀綱縱弛凡百年所行之法其久而敝若此器者亦多矣苟得大工以修舉之則其感和順之氣格頑蠢之心也何難焉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輝能以此一言乎

送二賈君序

至正已亥歲余閲浙江行省貢士目有名祥麟名祥鳳者其氏俱賈其籍俱杭之海寧詢之盖兄弟也余謂浙之為省列郡累十支邑累百抱藝而就試者累千也然

限以名數能進於列者無幾焉求二人同出於一郡者寡矣況一邑乎求二人同出于一邑者又寡矣況一家乎賈氏二子一舉而畢登是列豈不足稱哉今人家有草木花實駢生而並秀者猶傳以為瑞二子非賈氏之瑞乎時頗心羨之而未識其人也明年行宰相以京師道梗不能使試於禮部遂以便宜授校官於是祥麟為長洲縣學教諭祥鳳為學道書院山長皆來於吳因得與之友焉問學以相資道義以相勉不自知其好之深

而遊之久也乙巳春二君始得代告歸求所謂贈言者余觀二君之名而有感焉夫麒麟鳳凰天下之瑞物也出必當國家之治不治而出非瑞矣二君今歸海隅益習舊業不急於其出則所謂翔浮雲之表游大野之外也他日應時而來和其聲耀其文則又為一國之瑞不特瑞一家矣初尊君命名之意其亦出諸此乎二君歸謁試以諗之

送呂山人入道序

嘗讀五代史見搢紳之士能嫉世遠去不汚其亂者曰鄭遨張薦明二人而已而其隱也皆託跡山林為老氏之徒余始怪之以為君子知不可仕則韜晦以養其志可矣何必變衣冠之制棄詩書之業長往而不返哉豈非干戈之際武夫得志韋甫縫掖之流不為時之所喜抑恐為人之所迫不如是不足以自絶歟求其志未嘗不深悲也且當其時中國之主屢易士以苟得幸免為心而無愧恥之節風俗蓋大壞矣而猶有二子者焉今

天下雖亂未至于極斯人者何獨少哉盖有之而余未得以見也若吕山人其庶乎二子之所為者乎山人少欲舉進士遭時兵興遂避地梁溪汾湖之間閉門教授服敝茹糲以勤苦自厲絶不干於人久之猶以為未也迺著黄冠謝遣弟子將東遊海濱求大山長谷而居之噫山人之志亦可悲也夫昔歐陽公傳逸薦明之事歎世亂文字殘鈌賢人之跡湮而不聞故所得者甚寡有悲傷不滿之意余懼山人之名亦遂泯也故為文以送

之他日史臣欲訪遺事於草萊之間庶區區之言或有足徵焉山人名敏字志學毘陵人

贈何醫師序

友人余君唐卿將以使事往海虞抵余言别且有請曰吾友王仲元氏有痔形下體甚苦越醫何朝宗益熾以藥使盡其毒而起衆始駭而卒服焉仲元德之欲吾文以報適有區區之役不克為之執筆願子惠一言焉余未識仲元雖唐卿之友猶余友而余文豈唐卿之文哉

然朝宗與余遊余亦甞德之者其又何辭夫治絲之棼者必斷之治水之濫者必決之治疾之法亦猶是矣方疾之深伏而固結也煦焉而恐傷之撫焉而恐撓之譬如狎猛獸而養暴兵將不勝其患矣故必攻之以撥其根潰之而泄其勢庶可以收全功而無遺悔也然其安也或出於至危非醫之自信者不敢試於人人之信於醫者不能使之試自信而人信之世之相遇良難也今仲元之智足以信其醫朝宗之能足以自信宜其所以

收全功而無遺悔也嗟夫天下之事有之矣憚小害而不為顧大患而不恤逡廵歲月而莫知其所終豈非自信而人信之者其相遇為尤難歟唐卿既行使吏持卷來徵書余既為論次遂并以所感者寓焉

荆南唱和集後序

荆南唱和詩若干首句吳周履道毘陵馬元素所共著也二君嘗客陽羨荆溪之南故以名編庚子春余始識履道於吳門相與論詩甚契因以一帙示余曰此野人

之詞也恐世之嗜者少故未敢出予今為我評之予讀之愛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藏于家自是履道與余遊未嘗不道荆南之樂且曰恨子不識元素後余卜館雲巘之西岡履道每乘扁舟訪余至則留連累日余與之縁厓遡澗蒐覽無厭一日雨霽鳥鳴春木蔭蹔余邀履道坐磐石命諸生行觴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詩數章既而歎曰自吾别元素去荆南謂山林燕詠之樂不可復得矣今乃與吾子相羊於此豈偶然哉

又曰吾衰矣恐無以稱列於後苟得片辭之傳使吾名因而自見亦可以少無憾矣余當時甚怍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會稽竟卒於兵余亦遭亂奔走不遑啓處今年冬棲寓江滸間理篋中家乘盡失獨荆南集在焉因拊而歎曰此詩不亡天欲成吾履道之志乎其有傳必矣然履道學古人之道而區區欲以是名豈其志狹哉亦足以觀時之否矣尚念履道雖不幸於事無所試然讀其詩者見其居窮谷而無怨尤之辭處亂世而

有貞厲之志則可并其所緼者而得之不特詩也履道於地下其真可以無憾矣乎是編之首履道元素與原本闕

吾責邪廼言于公曰夫禮義者民之軌國之衛也民不知禮則無以格其非不知義則不能死其上然禮義之教出于學今學廢民其不知教乎公撫是土而用不教之民緩急其誰與守此公大然之先生乃葺齋祭之廬修講肄之室以與諸生升降乎其中孜孜汲汲日以聖賢之言鐫切之未幾咸知鄉方莫或自惰來游來歌充滿廡下公視事之間亦輒從先生游先生為言修齊治平之道興壞理亂之端與夫政事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公往往悦而聽之去年冬公易鎮中吳先生適以秩滿告公遂

要先生俱東暨陽之大夫士久服先生之訓念其去而無述也乃使來乞文焉啓惟學校之廢尚矣豈俗之難化哉吏少學而師不善教故也當承平時相習為文具莫有能致其意者及喪亂洊興老生碩儒竄伏草莽抱經而不講先王之教幾熄矣間有欲振之者則圜視而笑其迂曰民且死奚暇事此哉時皆以為良然今暨陽屢殘於兵井邑荒落其民飢困偃踣宜若不可以進於學矣然先生一唱之而興絃誦於呻吟之餘行揖讓於爭鬬之際而無難者是知人無不可教之時而天理民彝之存於其心者未

嘗一日泯也啓以先生之善教可書又足以釋時之惑也乃不辭而序之焉

野潛稿序

余客江上得晉陵徐君友焉嘗出其詩曰野潛稿者屬余序之余以君詩之工覽者宜自得之不待余贅也若其名稿之意則請推言焉夫魚潛于淵獸潛於藪常也士而潛于野豈常也哉蓋潛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爾當時泰則行其道以膏澤於人民端冕委佩立于朝廟之上光寵烜赫為衆之所具仰而潛

云乎哉時否故全其道以自樂耦耒耜之夫謝干旄之使匿耀伏跡于畎畝之間唯恐世之知已也而顯云乎哉故君子之潛于野者時也非常也且雷鳴于夏收于冬亦時也方陰氣凝冱百蟄未啓而雷發焉則妖矣天地閉塞綱紀淪斁而士出焉則謂之何哉傳曰君子在野書曰野無遺賢是時不同而君子之有潛顯也然時可潛矣而欲求乎顯則將枉道以徇物時可顯矣而欲事夫潛則將潔身而亂倫故君子不必于潛亦不必于顯惟其

時而已爾凡知潛顯之時者可以語夫道不然難乎其免矣當張氏擅命東南士之抠裳而趨濯冠而見者相屬也君獨屏居田間不應其辟可謂知潛之時矣及張氏既敗向之冒進者誅夷竄斥顛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廬不失其舊玆非賢歟然今亂極將治君懷負所學可終潛於野哉聞君素善易于隨時潛顯之義必自有以審之矣

贈胡生序

延陵胡氏自文恭公為宋嘉祐名臣其後子孫登進士第致兩

制方伯者以十數故世為大族文恭之十世孫元威嘗領鄉薦為校官若承旨濟南張公祭酒隆安魯公皆以偉器許之未得試其材遭時孔艱家喪于兵轉徙旅食于湖海者十有餘年去年冬余客吳淞之滸君適避地于此遂相與定交并識其子景彦余時違羣遠寓荒江岑寂之濵得君父子甚慰時往造其室見其環堵蕭然而父子講易終日超然自得無戚窮慕達之意余深賢之夫世之故家舊族為子若孫者平居率負以自高及罹變故困踣戎馬之間不能自厲卒隳志易業以辱其先者多矣若君父子豈

不可嘉也哉今年三月景彦將客邑人蔣氏家來乞言為别余謂景彦年壯而學富志强而行恭况熟聞父師之訓固無往而不可尚何待于余言哉然吾聞出之大者望必深望之深者責必重景彦能不以出之大者自喜而獨以責之重者自懼則其進如川之方至吾未能量其所止也文恭之澤未絶中衰而復昌者安知非景彦乎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名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强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幕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令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寳首下詔徴賢又責郡國以

歳計貢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隐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盖先王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廹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亷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挹上之人不違其請者盖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天

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
人情而厚民俗實在于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
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
之士哉況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
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
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
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游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
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

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懐恩苟禄而不去於先生盖有愧焉矣于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别

送樊參議赴江西參政序

洪武三年四月制以大都督府參議瑯琊樊公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僉都督事濮陽吴公遣其掾來致言曰國家始定江右置大都督府以總軍政樊公時以材選首署府僚自照磨歷都事經歷以至今職處幕府者盖

十五年矣上意屢欲大用以方有事征討而公嫺于戎
務藉其贊佐之力故遲之以俟成功蓋公於廷臣之中
職甚劇任甚久而受知亦甚深也當王師拓中原下南
服平幽朔取關隴戎車四駕之秋凡邊書之所奏論廟
謨之所指授與兵資戰具之供儲尺籍計簿之鈎校期
會嚴廹而案牘繁滋公度緩急之宜審利害之勢參畫
處裁無繆戾違滯之弊使戎臣藩將去闕門數千里之
外而徵書不稽奏請無壅以得遂其攻取之計者蓋於

公頗有頼焉今年上以武功告成羽檄既簡乃始輟宥密之居付屛翰之寄盖將息其勩勞優以崇顯恩至渥也吾嘗貳掌樞筦實與公共事每念其勤而德其助於其别也固不能無情焉子其爲文以泄吾私啓作而歎曰唐虞官人以三考爲黜陟漢之用士以久任而責其成苟有治績則降詔以褒之增秩以勸之不輕改授也故人得盡力於其職練識情僞衆既信附而吏亦不敢欺焉若甫拜而遽遷朝此而夕彼雖有過人之才坐席

猶不暇暖况能攄其緼乎今樊公四遷其官更十五年不出宥府其能自効卓卓如此者誠由聖天子知人善任之所致也何其感哉啓叨掌國史名臣之行事職得采輯而紀録之於玆文也固不敢辭然又聞豫章之區襟帶江湖今之大藩也皇上方將載韜干戈與斯民休息於無窮公能靖撫一方使耄安稚嬉以復覩熙洽之治他日雖雖來朝寵賚有加鴻聲偉績足以焜耀不朽者啓尚當執筆而嗣書焉

獨菴集序

詩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辯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辯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超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沖淡豪俊穠縟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悴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夫自漢魏晉唐而降

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譽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盖嘗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為全也故必兼師衆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獘矣余少喜攻詩患於多門莫知所入久而竊有見於是焉將力學以求至然猶未敢自信其說之不繆也欲求徵於識者而未

暇焉同里行斯道上人别累年矣一日自錢塘至京師訪余鍾山之寓舍出其詩所謂獨菴集者示余其詞或閎放馳騁以發其才或優柔曲折以泄其志險易並陳濃淡迭顯盖能兼采衆家不事拘狹觀其意亦將期於自成而為一大方者也間與之論説各相晤賞余為之拭目加異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嘗冥契黙會而自得乎抑叅遊四方有得於識者之所講乎何其説之與余同也吾今可以少恃而自信矣因甚愛其詩每退直還

舍輙卧讀之不厭未幾上人告旋乞為序其帙首辭而不獲乃識以區區之説而反之然昔人有以禪喻詩其要又在於悟圓轉透徹不涉有無言説所不能宣意匠所不可搆上人學佛者也必有以知此矣毋遽其歸尚留與共講焉

送丁至恭河南省親序

去年秋余解官歸江上故舊凋散朋徒殆空唯同里丁儼至恭日抱琴與余遊余愛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于

寂寞之濵故數與燕詠嘯歌甚相樂也今年春一日至恭過余言曰家君主河南之永寧簿年老遠仕儼侍左右顧母在又不可離輙歲一往覲去歲既往今兹將復行先生能無一言之贈乎余觀吾鄉之人俗不好遊多安於田里視去家數舍則有難色今吳距洛幾三千里必涉江遡淮入潁逾汴而後至况兵革之餘灌莽蕭條狐兎之跡交於途行者非有名役必以利驅不爾不往也今至恭治裝裹粮不憚遠邁非有二者之徇也特以

定省久缺欲一候望顏色以釋思慕之懷可謂知所重輕矣余豈得以失相從之私而有所介然哉然獨有所感焉夫殊鄉遠别忽父子相見上堂起居之餘舉觴奉懽此人子之深願而天下之至樂也然其得與不得則有幸不幸焉盖自海内分崩所在梗阻子之思其親而不得見陟岵而歌望雲而歎者有不可勝數今皇上削平四方車書既同雖遐邦異壤往來若東西州然故至恭之思其親欲見即往無有闗閡者實遭逢昇平之時

也然則人子之深願而天下之至樂者在當時人有所不能得而至恭今得之豈非由上德惠之所及哉幸逢斯時而蒙上德惠之及則為臣子者可不思所勉乎於其符遂論次為序既贈至恭且為永寧君壽云洪武四年二月日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晁藻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周贇

鳧藻集卷三

明 高啓 撰

序

師子林十二詠序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號為幽勝清池流其前崇丘峙其後怪石嵂崒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閒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棲遅忘歸如在巖谷不

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槩十二賦詩詠之名人韻士屬有繼作住山因公裒而為卷冠以睢陽朱澤民舊所繪圖而請余序焉夫吳之佛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靈臺傑閣甍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嚴麗豈師子林可擬哉然兵燹之餘皆蔞廢於榛蕪扃閉於風雨過者為之躊躇而悽愴而師子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詠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以天如

則公願力之深繼以卓峰立公承守之謹迨今因公以高昌宦族棄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修舉之故經變而不墜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繫於人哉余久為世驅身心擾攘莫知所以自釋閒訪因公於林下周覽丘麓復以十二詠者諷之覺脫然有得如病暍人入清涼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悉解談禪細語粗言皆堪入悟因公所以葺理之勤而集録之備者盖為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

之美皆虚幻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游而有得者固不得不詠因公亦不得不編既編則余又不得而不序也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宫也而已命亦居是宫故平生毁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説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

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盖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毁幾不自容仕雖嘗顯于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感譽亦不為誹謗者所及況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

采將泯馬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盖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怨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盖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竒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

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送示上人序

報恩教寺在吳之北郭距吾舍為近其中有修竹古檜廣堂邃閣可以覽觀眺望却煩囂而挹虛爽其主席若無言宣白雲聚又皆賢而與余善故與諸文友楊孟載張來儀王止仲徐幼文輩數往遊焉每登西麓聚落葉

藉坐探韻賦詩抵日入鳥歸乃去寺僧好事者亦往往挈茗抱琴來從之有示上人者居衆中年雖少而警慧好學余固期其為良緇流也後余從家於郊及從仕南京不復至者數年既歸今年春始一過焉而無言白雲皆已化去舊僧多散亡竹樹舍宇頗蕪廢弗理計當時同游者惟止仲在郡餘或出或處亦各之四方俯仰躊躇為之盡然以悲而示上人聞余來迎勞甚驩語昔游之樂意若願復從余周旋者叩其學則已能究宗要且

攻為詩章方為今住山因公所知延為寺之第一座余知其果可為良緇流也則復為之逌然以喜焉未幾上人往住吳江之寶覺寺士大夫多賦詩送之其徒與余善者宗源為來請序其首因書疇昔之事與知上人之素者貽焉夫上人往矣然吾聞寶覺在吳淞笠澤之間江雲湖波沙禽浦樹朝夕變化之狀不可摹繪固東南之勝區所謂可以覽觀而眺望者又當遠過報恩則余不可以不遊也欲遊安得復與向之諸文友者同哉

贈醫師何子才序

余嘗與修元史考其故實見士之行義於鄉能濟人之急者皆具録焉或謂死喪疾病之相救助固鄉黨朋友之事非甚難能者夫何足書余則以為自世教衰人于父子昆弟之恩猶或薄焉其視他人之危能援手投足以拯之者於世果多得乎不多則君子宜與之不可使遂泯也乃采其尤卓卓者為著於篇自退伏鄉里閒有斯人之風者猶復為興慕焉一日趙子貞氏謁余城南

言曰近僕自淮南攜累而東歸也奔走水陸之艱觸冒霜露之慘既抵家而俱病焉盖老稚數口無免者呻吟伊嚶偃卧滿室湯粥之奉不時恤問之友不至相視盻然為溝壑矣醫師何子才日來視之療治周勤藥裹成績僕有慚心而子才無倦色既彌月而皆起焉今以衰暮之年與老婦幼孫復得相依以保其生者皆子才之賜也顧無以報願惠一言識區區之感焉余以子貞家素貧固非常有德於子才而子才亦非有兾於子貞者

乃活其闔門於瀕死豈非以濟人之急為心而世所不多得者乎若是固不可使無聞也然余文思荒落不能張子才之賢姑序以復於子貞氏子才能存此心而不息義聲積著則固有當代之執筆者書矣

婁江吟稿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竒崛之才而無所用往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

力智者効其謀辨者行其説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因其時馬爾今天下崩離征伐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埸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辨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已之所能有肯槁項老死于布褐藜藿者哉余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

不亦難歟故竊伏於婁江之濵以自安其陋時登高邱望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汹歘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慼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慼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盖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因名曰婁江吟稿若夫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因序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于江湖者為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

送虛白上人序

余始不欲與佛者遊嘗讀東坡所作勤上人詩序見其稱勤之賢曰使勤得列於士大夫之間必不負歐陽公余於是悲士大夫之風壞已久而喜佛者之有可與遊者去年春余客居城西讀書之暇因往雲巖諸峰間求所謂可與遊者而得虛白上人焉虛白形癯而神清居衆中不妄言笑余始識於劍池之上固心已賢之矣入其室無一物敝簀折鐺塵埃蕭然寒不暖衣一衲飢不

飽粥一盂而逍遥徜徉若有餘樂者間出所為詩則又紆徐怡愉無急廹窮苦之態正與其人類方春二三月時雲巘之遊者戚鉅官要人車馬相屬主者撞鐘集衆送迎唯謹虚白方閉戸寂坐如不聞及余至則曳敗屐起從指幽導勝於長林絶壁之下日入而後已余益賢虚白為之太息而有感焉近世之士大夫趨於塗者駢然議於廬者讙然莫不惡約而願盈迭誇而交詆使虚白襲冠帶以齒其列有肯為之者乎或以虚白佛者也

佛之道貴靜而無私其能是亦宜耳余曰今之佛者無
呶呶焉肆荒唐之言者乎無逐逐焉從造請之役者乎
無高屋廣厦以居美衣豐食以養者乎然則虛白之賢
不惟過吾徒又能過其徒矣余是以樂與之遊而不知
厭也今年秋虛白將東遊來請一言以為贈余以虛白
非有求於世者豈欲余張之哉故書所感者如此一以
風乎人一以省于已使無或有愧於虛白者而已

送劉侯序

至正二十三年秋太尉承制以市舶提舉吳陵劉君同知松江府事將行其同列走書來徵文以道其美余與劉君辱交最厚今之去雖無請者猶不敢默然而已況勤諸君之請邪然劉君之碩材潔操隆聲雅望其自撫戎政司商稅所以感輯乎悍卒惠被乎遠人者既已充聽者之耳而徧談者之口矣余何加乎若夫推太尉用君之意以為其民幸者則亦無幾焉昔吳之富擅南服其屬邑旁郡亦號蕃庶自窺西疆相望殘燬而松江以

東一柝之警不起民恬物熙獨保完實斯其民亦幸矣

然數年間軍旅之需殷而賦斂之役亟彼創殘疲羸者

既不可以重困則凡有所征捨兹土奚適哉故芻粟者

往馬布縷者往馬朝馳一傳需某物暮降一符造某器

輸者屬於途督者雜於戶地雖未受兵而民已病矣于

是怨咨之聲流剜槩之形見視他邑之民雖葺破墾廢

而泰然田廬中無發名之勞無課責之苦反有不及者

吁其幸乃所謂不幸歟今太尉知其然慨然思得良吏

以撫循之而劉君獲在選焉夫同知與太守相可否於黄堂之上者其為任不輕而重也劉君亦知其所以致此乎余聞太尉之將授君以是職也指其名語僚佐曰此人能愛民夫愛民先王所以治天下也而況一郡乎太尉能以是取人可謂知所本矣且劉君往矣必能益發施於政則松江之民不其又幸歟雖然古之人凡聞一言之善則揚之而不敢隱況聞之於上者乎余之區區所以樂道斯語非惟有以張劉君也亦將使凡吏於

時者知在上之意而將順之則民之為幸廣矣庶乎結厚澤於悠深復盛治于熙洽也他日考之豈不有所自哉

贈醫士徐仲芳序

昔柳子傳宋清言清居善藥有就清求藥者雖不持錢皆與之積券如山度不能報輒焚券余固疑清之未善也苟不責報尚何以券為哉又言清取利遠故大而卒以富是知清猶未免於利耳吳醫徐仲芳世攻治小兒

至仲芳而益精人之請于門者相屬也仲芳視其為士大夫及窮乏者輙先焉雖烈風赫日乗一驢兀兀黄埃中周臨其廬無敢後其視疾必謹與劑必良嬰稚之賴以不殤者盖衆矣有奉物詣仲芳謝者卒却去或問之則曰士大夫吾所敬窮乏吾所憫義皆不可取吾非為詭也彼貲雄而仕達者固又何辭故人皆德仲芳雖後有復請仲芳赴之益先人至有愧心而仲芳無倦色嗚呼若是可不謂賢乎世嘗言今之人不及於古遠矣觀

清之焚券而仲芳并券有不取清猶以利而仲芳以義是則仲芳之賢不止於及清而已也余友戴伯庸氏一日來告曰僕有弱息嘗苦多疾獲仲芳而愈數欲報仲芳而仲芳不吾受也度終不可以虛其德願求子之文以贈之余謂仲芳之賢既可書且余固嘗德仲芳者戴不余請余可已乎哉雖然宋清以柳子之文而傳今仲芳之賢雖過於清而余文不足以及柳子顧能使之傳邪然戴之欲之也姑為書其槩以俟如柳子者徵焉

送徐以文序

余少喜交遊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獨與鄉里之君子遊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怙恃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然十餘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其豪健俊偉魁閎辯博飲酒談笑以意氣相得者固不為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薫然和粹然温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者焉乃知未行四

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多得哉余用是益覩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盖自少及兹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濵崇臺古樹之上以文未甞不往而余未甞不從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為喪亂之時羈窮之日也盖以文不汲汲求世知居衆中退然若無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别告余謂久合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為甚

戚也哉以文令絶去紛囂得益厲舊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閭里間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聲於雲溪煙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代送饒參政還省序

太尉鎮吳之七年政化内洽仁聲旁流不煩一兵强遠自格天人咸和歲用屢登厥德茂矣然猶不自滿而圖

治彌厲尚懼聽覽之尚闕而思僚佐之相裨也延承制
以淮南叅政臨川饒公領咨議叅軍事公辭以非材即
躬臨其家諭之至意公感激遂起視事嗚呼盛哉此豈
偶然也耶盖天將興人之國則必賚以聰明竒特之士
與之左提右挈以就大事故其相合之深相信之篤冥
契默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今公之起也人之見者歎
於途聞者頌于室莫不謂公直氣讜言夙有以結太尉
之知故能當簡注之深獲登庸之光然不知天之相之

者有不如是之偶然也且嘗論之人才之不能相通也故明於鉅者或有昧於微得乎此者或有遺乎彼其得而兼焉者寡矣今太尉奠此南服端拱廟堂舉境內之事而屬之叅軍凡內外大小無不關白其為任亦豈易言哉盖致治理則求其學術之醇論攻守則資其計畫之良對賓客則藉其辭令之善用人物則取其鑒識之精而況文牒之所交馳簿籍之所叢委茍一事之不通一才之不具則亦未足稱之矣今公能從容其間泛應曲

當使臨至重而不驚處至煩而不擾故雖以某之陋獲與公共事而亦得以寡過矣且接尊俎之餘談樂圖書之清暇翺翔天府以極一時之盛則公之才豈獨上賴之哉某亦賴之矣今年秋公得解所領職還署省事竊以嘗有協恭之好於其去能無言乎故論次其說以為序

送江浙省掾某序

近代之取人者有二焉曰儒與吏而已夫吏固儒之一

事非可以並稱也盖詩書禮樂所以明道律令章程所以從政不明乎道則無以知出治之本不從乎政則無以周輔治之用古者君子之學所以通而後成也二者既分儒忽吏為末而謂之不足為吏訾儒為迂而謂之不足用各視時之所尚以相盛衰其為弊也久矣國家自失承平校政庶務實繁在上者欲其嚴辦以供一切之需也故任吏尤專重而儒有弗及者矣嗚呼豈非其惑歟盖聞孫卿氏之言曰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

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器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拔以相恥怍君子不如惠施鄧析然則治文書奉期會摘獄訟之微較賦税之悉儒固或不如吏矣至於屏邪慝之風行仁義之說使上尊而下親内修而外服非儒其孰能之乎故善為國者未嘗以此而易彼也令厭其高而樂其卑損其大而收其小何哉亦竊求其故矣蓋謂今之儒未及於古不足以稱上之所使也夫儒不

能盡為古之儒然吏亦豈能盡為古之吏哉是但知垂紳縉纓空言而不切於事者之非儒而不知磨鉛削牘拘法而不通夫義者之非吏也其可乎余故嘗感歎而思之以凡在上者亦過矣苟有於此焉不以儒為不足用而特任之則知夫出治之本而其政豈不成乎既又思之則非在上之過也亦儒之過焉耳苟有於此焉不以吏為不足為而兼通之則周夫輔治之用而其道豈不行乎若其人者世固有之而余未得見之也今年冬

某人以江浙省臣之辟為掾余聞其讀書與律學頗事古豈非所謂其人歟將行也其友有來衮士大夫所贈若干篇而屬余序者廼欣然告之曰夫掾雖吏也然佐外宰相治藩府凡方面之事雖不得行亦可得而言也且省臣能取子於人人之中是知其賢矣知其賢於言有不聽乎子今能以所學施於時顯有成效使皆知儒之非迂則上之所尚有不改絃而易轍者乎儒之振不振吾於子行卜之矣夫欲援吏而歸於儒者是吾所望

於子也若云叛儒而入於吏者豈吾所望於子哉

送蔡參軍序

國朝置參軍為三公之屬舊制也然平時三公無親職而參軍多私人故視之者若不甚重令太尉清河公仗專征之鉞雄鎮南藩以戡亂為己任舉封内之事而屬之參軍故其職密要華顯遂非他官所能及矣然居是者非忠足以受寄智足以造謀而略足以濟務者弗稱也太尉公嘗曰與我共成大功者其惟良參軍乎故未

嘗輕以授人而人之得之者則莫不謂之榮焉江浙行樞密院經歷蔡侯以在幕府懋著厥績所謂忠智與略實備於己初參軍之員有闕也太尉方求其人而談者已私擬曰宜為是者其蔡侯乎未幾命下果侯也嗚呼此豈偶然而已哉蓋侯之賢夙有以當太尉簡注之深而致國人期望之重故上下之意匪謀而一譬諸大寶橫道人無智愚皆知趨而取之初不待於相告也不然則何以能冥契合之神如是哉於是在上者授任之不

差在下者清議之不泯并侯之能稱是職而必與太尉共成大功者皆可見也抑何感哉余時竊伏田里有欲獻於侯而未暇也適侯之故僚吏有來徵文頌侯者廼坐而歎作而言曰夫士君子之道成於身而出用於世也豈不欲流大名施厚澤乎然嘗患不得乎其位位得矣而又患不逢乎時二者之常不偶則終于挾大技而莫呈抱奇貨而弗售此古人所以多感憤悲傷而自歎于不遇也然則逢時而得位者非古今之所難而為士

君子之至幸歟今侯之為叅軍也凡征伐之密侯得聞之黜陟之重侯得與之兵民御撫之方規賔客應對之辭令侯皆得兼謀而並任之則侯之位亦得矣海内雖未康靖而太尉方興桓文之業内修外攘以答天子之寵命則侯之時亦逢矣侯於是時能思古今之所難得者已實得之而大攄宿學以為其職之所當為則東南之人有不誦侯之名而被侯之澤者乎盖區區所以願望於侯者亦太尉任侯之意也侯其懋乎哉侯其懋乎

哉

送黄省掾之錢塘序

錢塘為東南之會自五季之亂海内創殘而錢氏父子能保其國又能知歸於宋不煩征誅故獨幸富全迨我朝國師南駕既受宋降市不易肆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涵養安息以至於今計其民之不識兵禍已四五百年矣故城邑人物之繁園池臺榭之麗皆足以侈於遊觀而誇於談詠舟車管絃日至于西湖之上者不間風雨

又有名花珍果水陸之味雜出於四時而非特居者之樂凡仕於是者亦莫不酣嬉而忘去也可謂盛哉至正改元原闕越三月而圍解内則困于疫飢外則蕩於燔掠向之所可觀者鞠為荒烟宿莽遺灰斷甓蓋四五百年之跡銷滅毁壞欲求見其髣髴而無在者矣況連歲流民未還行旅罕至則非特居者之戚凡仕于是者亦莫不彷徨而厭留也可勝歎哉今年秋江浙行省左丞潘公由吳興徙鎮兹土聞荆南黄君仲博之材辟以為掾

將行其友有來乞言贈之者乃為之言曰夫地之廢興盛衰雖有其時然豈不繫於人哉茍有其志者躬葺理之勤需培積之久有不能變凋敝為完庶者乎今錢塘雖繁華委謝而江山之形勝猶在也仲博始至之暇能為我一周覽乎升于高見陵谷之可憑則思設備禦之規行於野視廬井之可復則思興墾闢之利歸言於公而行之使寇不能復來民不致久困方面之事其孰有大于此乎仲博固有志者必能如余言他日枹鼓不聞

民得安遂其生桑麻雞犬陰交而聲應皆忘其為喪亂之餘而漸復承平之舊余將幅巾藜杖南游湖山之間樂觀厥事然後賦詩以頌公之功有成而并為仲博賀也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贈王醫師序

君子必慎疾慎疾必先於擇醫甚矣擇醫之難也其論證之是非投餌之當否非通其術者莫察也士之通其術者甚寡苟不察焉而求驗于已試之後待其危而黜

之晩矣豈慎疾之道哉世故無以知其良則從衆之所稱者而趨焉曰其傳幾世矣其活幾人矣良醫也相率非其藥不食子不迎以視其親曰不孝弟不迎以視其兄曰不悌凡長者不迎以視其卑幼曰不慈而病者不自迎以視已曰不智雖失療以死不悔嗚呼衆之所稱者其果良否乎吳之醫最多舉城而籍之不啻千百而得名者數人其術未必皆良而良者反扼其下不得出甚可歎也今年春友人徐君幼文原闕德之來徵言以

贈余謂復初誠良醫矣然人未有感稱之者惜余言之不足重於世不能張之然觀有美譽而無實用有實用而不得大聞於時者天下之事多矣不特醫也復初何尤焉

贈醫師龔惟德序

廣陵周克恭氏以事來吳介友人謁余言曰京口有龔先生惟德者治俞扁之術其視疾審若鑑之照物其投劑當若矢之中的其施惠均博若輪之行地不以高下

而易軌也故言良醫師者必歸惟德焉吾家瓜渚距京口隔大江兒甞遘危疾惟德來視之駕扁舟越風濤略無所避既療之輙愈顧余年已非壯後視承先世之重者眇焉在是兒也不幸而有疾有疾而幸惟德起之則其所以恵我者不惟是兒乃延吾後於無窮而免余於不孝也其德宜何如報哉然奉之以金弗受也將之以幣弗領也吾可終無以報者乎盖思可以章吾心而俊其德於當世者莫如君子之言焉余來是邦聞先生以

文名敢請余辭未遑他日又來言曰惟德非特於吾為然也凡於士之貿與流播羈寓者皆然也今其一門三世下孝而上慈家道雍豫而壽樂且康者豈非由是致哉願先生為之言余乃歎曰夫施德於人而不責報者非世所謂難能者歟然急利者之所難而有道者之所易也蓋人雖不能報而天必報之矣故責於人者不得于天得於天者不責於人責於人有得有不得責於天則無所不得也且天之報人雖若茫昧然不可以朝夕

需茍行之不怠以俟之則其所得較之扵人者不啻多矣今惟德其能責於天者乎其能行之而不怠者乎其庶幾所謂有道者乎是皆余所喜聞而樂言者也況克恭之請之勤哉雖欲辭固不得辭也遂書

緑水園雜詠序

吳城西南陬有曰朱家園者父老言宋朱勔故墅也盧山陳惟寅氏得之更名曰緑水以園中有池且用杜子美詩語也其林沼亭軒亦各有扁焉近雖頗廢然寛閒

幽勝猶可以釣游而嘯歌惟寅以余往來其中最熟求徧詠之噫當勔以倖貴時窮尚豪侈園中之珍木異石崇臺嶢榭固當百倍於此文人詞客為之稱美而誇詠者亦多矣今皆跡滅響沉無復可覩惟寅雖窮居隱約而能以詩書世其業篤于孝友其清德雅操固可以茂視勔矣則余為之執筆亦可以無愧焉因不復辭且庶幾或傳使父老知園之更名綠水者自惟寅始也詩凡十六篇

缶鳴集序

古人之于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于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蒐刮物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羅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聲咿呷不絕于口吻或視為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薄既進不能有為於當時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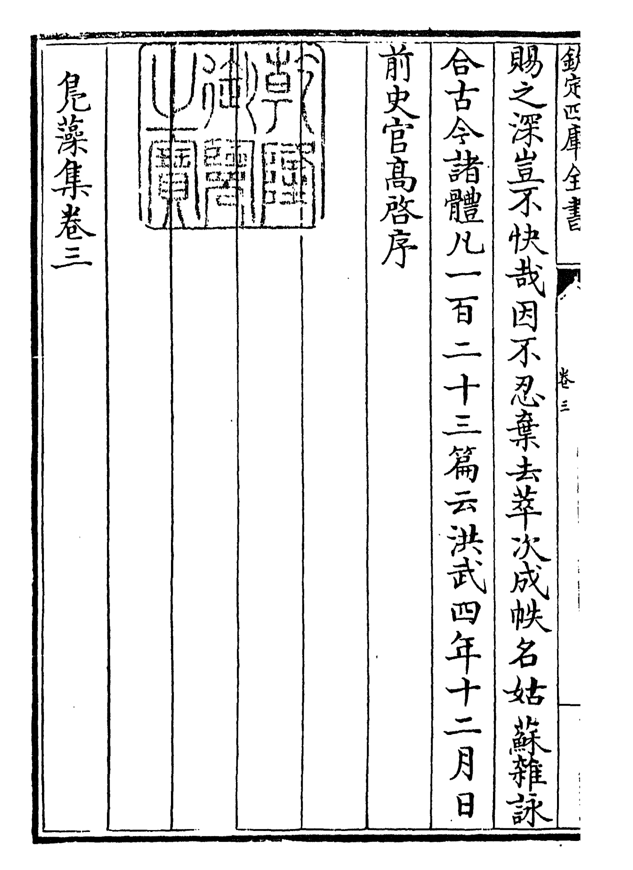
不能服勤於畎畒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為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巔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因閒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别為之集焉蔵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歳月之更

遷山川之歴涉親友暌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録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姑蘇雜詠序

吴為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為郡人暇日蒐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

以自遺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煙雲草莽之間為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況幸得為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上



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日

前史官高啓序

鳧藻集卷三